

迷雾

◎ 孙庆明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《迷雾》

◎ 孙庆明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雾 / 孙庆明著. —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 2007.9
(云南作家文库)

ISBN 978-7-5367-3910-9

I. 迷… II. 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4984 号

责任编辑	姜雯娟
特邀校对	李 明 王月霞
装帧设计	傅韶晖
出版发行	云南民族出版社 (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: 650032)
邮 箱	ynbook@vip.163.com
印 制	云南民族印刷厂
开 本	889mm×1194mm 1/32
总 印 张	101.125
总 字 数	2150 千
版 次	200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9 月第 1 次
总 印 数	0001~1000 (套)
总 定 价	310.00 元 (全 14 册)
书 号	ISBN 978-7-5367-3910-9/I·786

目 录

血 荷	(1)
诊 所	(33)
黑白之间	(75)
盒子中的秘密	(112)
迷 雾	(149)
那一夜	(196)

血 荷

1

季平在街头的一家快餐店吃过饭，心里还是有点烦。他知道回到自己的“窝”里，根本没法静下心来作画，于是，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。

天已经黑了，街上的灯依次闪亮。青色的光，照得行人的脸如冰糕一样的冷。行道树摇颤着。轿车和摩托在狭窄的街道上，很张扬地穿梭。季平惆怅地皱了皱眉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林溪北下午给季平打了个电话，说：“一年了，你小子没画出一张像样的作品。这样下去，你就把自己毁了。辞职上来，和我一起干。我给你牵线，你那么痴情，蒋薇肯定会感动，把她给抢回来。”

季平说：“要是我不能娶她，生活在一个城市里，我会更痛苦。”

“不娶她，可以做她的情人啊。”林溪北在那边大叫。

“我不想打扰她。我认命了。”季平有些沮丧，蒋薇现在是有夫之妇，让她做情人，季平觉得是作贱自己。

林溪北说：“先做情人，时机成熟了，不一样可以娶她。”

“再说吧。”季平把手机关了。林溪北和季平在美院时是同学，毕业后，分到省文化馆，辞职之前是专业画家。他比当教师的季平闲散得多，时间可以自己支配，采风、创作、参展，机会多多。所以，佳作不断，在美术界弄出不小的名气。谁能想象，



在三个月前，林溪北居然辞职搞起了画廊。卖自己的画，也代售别人的作品。用林溪北的话，端人的碗，受人的管，不如趁年轻，发挥特长，积累资金。有了钱，爱怎么画怎么画，把画展办到巴黎都可以。

飘雨了。雨不大，但拂面生寒。街面很快有了生亮的雨水。行人纷纷躲到了屋檐下。雨一时半会停不了。季平这时发现自己站在“在水一方”大众舞厅的门下。舞曲旋律让他心头一动。

2

舞厅里，彩灯闪烁，是梦幻般的弱光，人影很模糊。这里竟聚了那么多红男绿女，季平颇感惊讶。季平找了一个沙发坐下，点燃一支烟吸着。萦绕耳边的是一曲伦巴。舞池里的人搭肩搂腰，随节拍晃动。深秋了，女人们还穿着裙子和短衫，显出性感的部位。目光贪婪的男人，拥着女人，却摆出绅士姿态，让季平觉得做作。

一个穿牛仔裙的少妇装作无意地挪过来，坐到季平的视线里。她想引起季平的关注，但季平只瞅了她一眼，就把头扭开了。少妇很扫兴，故作高傲地走开了。季平现在只对流畅的音乐感兴趣，它能让季平感到松弛。

“蒋薇——”季平惊叫起来，舞池里那个身材高挑穿黑裙的少妇让他浑身颤栗：她穿着荷叶领的收腰摆裙，披散着长发，脸形和身形分明就是蒋薇。季平的心突突乱跳，猛地站起来，人潮如海却寻不到她的身影。

季平懊丧地坐下来，自嘲地笑了笑，心想，她怎么可能是蒋薇呢？蒋薇现在在省城做阔太太呢，她不可能出现在桃城，更不可能出现在这种俗里俗气的大众舞厅里，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。

想到蒋薇，季平的心又一次隐隐作痛。

季平和蒋薇相识是在一年前。桃城歌舞团的大型歌舞《采莲》被选中代表省里参加文化部举办的舞蹈大赛。市领导想借机使桃城在全国扬名，因此格外重视，下了硬指标：《采莲》必须在大赛中拿奖。省文化厅看中《采莲》，主要是《采莲》有一个很好的创意。对灯光、舞美，以及一些舞蹈动作并不满意，所以，《采莲》的深加工很快紧锣密鼓地开始了。

为了保证拿奖，市歌舞团雇请省里的专家作指导。编导、灯光、配器，都从省里请来了高手。所以，歌舞团秦团长亲自到省文化馆请林溪北，林溪北对他说：“你请你们桃城学院的季平啊，他在全国美展上拿过大奖，搞舞美设计绰绰有余。”

秦团长说：“我们的节目是要参加全国大赛，让季平搞，有没有把握？”

“你放心，他的水平，不在我之下。我还会害你吗？”林溪北拍拍秦团长的肩说。

秦团长回到桃城，拖着文化局长找市领导弄了一个借调通知，把季平从学校借调到了歌舞团。季平到歌舞团报到那天，秦团长安排了一桌饭，作陪的有副团长马晓艳，团里的美工许良，还有一个就是舞蹈演员蒋薇。蒋薇是团里的台柱子，到东方歌舞团学习半年刚回来，算是借机给她洗尘。

季平见过的漂亮女孩不计其数。但见到蒋薇时，心里还是微微一怔。蒋薇冷傲、娇艳，神情中一抹淡淡的忧郁，让她有一种深邃感。她细腰，长腿，步态轻盈，全身素白，给人一种一尘不染，冰清玉洁的感觉。

秦团长把季平介绍给蒋薇时，蒋薇莞尔一笑，露出皓齿：“我在北京美术馆看过季老师的画。有一幅油画画的就是荷花，名叫《清荷》。如果我没有领悟错的话，你要表达的是自己人品的追求。那幅油画太美了，我很喜欢，特别是荷叶上凝着的露

珠，映着晨光，晶莹剔透，仿佛是荷的一颗心呈在那儿。表现荷，我见过的都是国画，我还是第一次观赏油画画荷。所以，印象特别深。”

季平惊讶不已，说：“你是学舞蹈的，对美术也感兴趣？”

“小时候，我的理想是当个画家，可惜我不是那块料。”蒋薇有些羞愧地说：“现在我有空的时候，还画一画，只是画得不好。不过，艺术总是相通的，我感觉画画对我跳舞有帮助，起码知道什么样的造型更有美感。”

许良说：“我作画时，蒋薇常来当我的下手。有时我让她画上一阵。她画得不错，不晓得的人还以为是我的手笔。团里的女孩，贪玩的多，就蒋薇聪颖好学，多才多艺。”

“别这么说，人家季老师可是大画家呢。”蒋薇脸上泛起一抹桃红。

季平把《采莲》的碟子借回家看了好几遍，然后又向省里来的编导讨教了舞蹈修改意见，接下来根据不同的舞蹈场景设计舞美方案。季平的舞美方案出来，秦团长有些不放心，找了省里权威审查，人家看罢赞不绝口，秦团长的一颗心落到了肚里。

秦团长回到团里，立即让季平着手实施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季平不分白昼地忙碌起来。季平的工作室离团里的排练厅只有一墙之隔，团里的姑娘们在练功的间歇，成群结队地跑到季平的工作室来。季平感觉得出来，她们对自己是敬畏的。作为桃城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，省内知名的画家，季平在歌舞团的姑娘们眼里算得上个人物。她们拥到季平的工作室里来，表面是看画，其实有不少是冲着季平来的。季平很想在她们中见到蒋薇，可是偏就没有蒋薇身影。

有一天，季平画得兴起，辨不清颜料了，才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。他洗好画笔，疲惫地离开工作室。走出歌舞团大门，见一个女孩冲自己迎上来。走近了，季平认出来，是团里的舞蹈演员

夏青。夏青直视着季平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季平，你工作起来，好投入啊！我等你把腿都站麻了。”

季平看看夏青，她没穿排练服，穿着一条很贴身的牛仔裤，一袭橘黄的泡领衫，头发绾得高高的，显得干练、洋气。季平困惑地瞅瞅她，说：“你等我？”

夏青温柔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楼里只剩你了，我不等你，等谁？”

“有事？”

“我请你吃饭。”夏青这次没敢直视季平。

“就我们俩？”

“是啊。那么晚了，还有谁会等你啊。”

季平从夏青的表情里，已经知道她的用意了。他想了想，觉得不该欠她的人情，于是说：“一起吃饭可以，不过，只能是我买单。”

“只要在一起，怎么都行。”夏青粲然一笑。

季平不熟悉附近的餐馆。夏青说：“去梦缘。那儿环境挺好。”

“梦缘”果然不错。虽然地处闹市，却设计得像村野山庄。包间是亭阁式的。里面的音响，荡漾着淡淡的轻音乐。找了一张挨窗的桌子坐下来，服务生来了。季平把菜谱递给夏青说：“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，不用为我省钱。”

菜很快就点好了。服务生离开，季平说：“你和蒋薇是好朋友，怎么不叫她一起来？”

夏青一愣，不满地瞅了季平一眼说：“你以为除了我，还有谁会那么辛苦地等你。我可从来都没有那么等过人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季平拿出烟，点上火，吸了一口，身体向后仰了仰，故装糊涂地说：“你那么辛苦地等我，是不是想要一张画？”

“你把我当谁？当蒋薇了吗？蒋薇才想得到你的画。我不

是。”夏青有点委屈，目光落在手中玻璃杯里升腾起来的茶叶上，有一种受挫的沮丧。夏青沉思半晌，认真地说：“说了，你也不信。我还是第一次约一个男人出来吃饭。”

“那你不该约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并不了解我。”

“处熟了，不就了解了啊。”

季平摇摇头：“我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
夏青提起精神，凝视着季平，说：“你是指你有一个叫黄莉的女朋友对不对？她是贡石县医院的护士。不过，你和她谈朋友，是无奈的，因为你并不喜欢她。你们处的时间不短了。还是冷不冷不热，不是说明你们不太合适吗？”

季平很窘，是那种被人窥透了心事的窘。在歌舞团这群美貌活泼的女孩子面前，季平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事。可是自己的隐私却像舞台布景亮在她们的眼里了。季平有些不自在地说：“别提我和她的事好不好？”

“我偏提，你可以重新考虑和她的关系。”夏青喝了一口茶，眼里竟然蒙着一层泪影，说：“见到你以后，我老失眠。我以前不这样。我犹豫了几天，才鼓足了勇气约你出来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？”

季平叹口气，说：“你看得起我，我真心谢你。不过，我没打算重新恋爱。”

“算我求你。”夏青愣了一会，眼泪流下来，有点哽咽地说。

季平沉默了。他不忍让夏青伤心。夏青是娇艳的花朵，朝上泼开水，太过残酷。季平和黄莉会不会有结果是将来才能定夺的事。但有一点让夏青言中了，就是季平和黄莉的恋爱，实在让季平头痛。

季平爸妈是贡石铸造厂的工人。铸造厂破产了，爸妈跟着就

没了工作。靠领低保过日子，两人的收入加在一起，还不到500块钱，维持生活都困难。他们只好打工挣钱弥补不足。季平看他们挣的钱和付出的劳动简直不成比例，就说：“别瞎忙了。我每个月拿500回来。”

爸一脸忧郁，说：“你的钱自己留着娶媳妇吧。快三十的人了，不成个家，你不急，我们可为你急啦。”

季平把钱送回家，爸妈不用，存着，照样找活做。

有一天爸病倒了。一检查，竟然是当铸造工落下的矽肺病。季平把全部积蓄拿给爸治病，没支撑多久就用完了。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得不到处借钱。那些日子，学校在搞职称评定，季平在努力争取晋升副教授，事情挺多，不能守在爸的床前，黄莉就在这时闯入了季平的生活。爸的医药费接不上，要停药，能借的钱妈都借了，妈被难住了，伤心得老泪纵横。是黄莉主动垫钱，解了燃眉之急。

爸出院之后，黄莉隔三差五，就往季平家跑。买菜做饭的事争着做，俨然成了季平家的人。邻居问黄莉是不是季平的女朋友，妈竟然承认是。妈逼着季平和黄莉处朋友，季平不愿意，季平并不喜欢黄莉，所以，竭力推诿。妈生气了，说：“黄莉长得好，心眼也好，哪点配不上你。快三十的人了，还没女朋友，你想逼死你妈啊？”

季平无奈，同意和黄莉处处看。季平本来也希望处出点感觉，把婚结了。爸妈都日见老了，病多，黄莉进了季家，总能帮季平照料父母。可是，季平很失望，他和黄莉在一起，就是找不到恋爱的感觉。想脱身，妈坚决不同意，所以，不死不活地耗着。

“是在求你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我不够漂亮吗？”夏青的嗓子沙哑了。季平看着夏青欲哭未哭的脸，摇摇头，有些歉意地说：“你很漂亮，可是，现在我不可能和你谈朋友。”

“那我等你好吗？”

季平叹口气，说：“我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
夏青站起身，抹着眼泪跑了。

夏青碰壁后，很少有女孩跑来看季平作画了。而不久，蒋薇却出现在季平身边。那是一个星期天，被加班加点排练弄得疲惫不堪的演员们终于放假了。只有季平照常来歌舞团上班。季平身在歌舞团，心里却老是惦着学校里的事。他想早些把《采莲》的舞美方案实施完成，好脱手回学校。

如烟的晨雾淡下去，太阳爬上了窗子。季平泡上茶，抽着烟思考着。此时，穿着一套白色练功服的蒋薇出现在门口。她的一只手搭在门框上，静静地观察着屋里的情形，见季平把烟蒂按灭在那只废弃的颜料瓶里，才敲了敲门板，说：“可以进来吗？”

季平没有料到来的人是蒋薇，怔了怔，开玩笑说：“来得正好，我缺人手，当我的帮工吧。”

“让我帮工，可是要付工钱的噢！”

“行啊。中午我管饭。”

蒋薇审视地看了看靠在墙上的画板，说：“这几块画板，布置在舞台的时候，处于暗处，对画质要求不高，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学生画呢？”

季平说：“你说得不错。暗处的画板，马虎点也能敷衍过去。但是，你们演员能看出瑕疵，敷衍不了你们。一个糟糕的画面进到你们心里，肯定会影响你们的情绪，然后影响到你们的舞蹈。所以，我力求每一幅作品都无可挑剔。”

这个上午，蒋薇没有离开季平的工作室。她给季平调色，端茶，偶尔还给吸烟的季平点火，还替季平到街上买颜料，乖巧得像个女佣。休息的时候，季平把惟一的椅子让蒋薇坐，蒋薇调皮地笑着说：“你是大画家，我只是你的崇拜者，我坐不是折杀我吗！”

蒋薇的腰抵在桌子上，一条腿曲成个“V”形，和季平聊起作画的事。

说到中国画和西洋画形成的区别时，蒋薇说，中国画和西洋画的区别在于：中国画是务虚的，以意境为美；西洋画是务实的，以写实为美。中国画让人在想象的迷幻中驰骋，而西洋画则以现实感历史感冲击人的思想。之所以形成那么大的反差，完全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差异的结果——东方文化，特别是中国文化，总是脱离现实，把人带到神化幻化里。中国画总是有一种捉摸不透的神秘感；而西洋文化更具现实性功利性，所以，西洋画载负着历史的光辉现实的写照，因而能让人看到人类的苦难和伟大。

在说到中国的油画大师陈逸飞时，蒋薇半开玩笑说：“季老师，你最擅长的是油画，可别像陈逸飞那样，太辛苦自己。”

季平说：“陈逸飞只画画，不搞什么狗屁电视剧，就不会英年早逝。谢你的提醒。我这一生，能画出几幅满意的作品，就谢天谢地了。”

蒋薇的侧影非常美，颀长的身材，修长的腿，一缕头发在阳光里微微泛黄，面容白皙，神情娴雅。入画就是一幅佳作。季平没有想到，这个美人儿对美术居然能如数家珍，认识透彻，对他竟有一份关怀。季平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学校？”

“顺利的话，还有二十来天吧。”

“我能拜你为师吗？”

“我知道你喜欢美术。可是，你叫我别学陈逸飞，你自己却一心二用。这对你没好处。你是团里最好的舞蹈演员，你不该分散精力。”

蒋薇扬了扬眉毛，说：“跳舞需要年轻，但没有谁留得住青春。我不想像别的演员那样，老了就到图书馆、博物馆或者别的什么单位当一个什么也干不了的闲人。我退出舞台，想到文化馆

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画画。”

“你想那么远？”

蒋薇点点头，说：“跳不动了才考虑，就晚了。愿收我为徒吗？”

“如果我够资格，当然可以。”季平说，他内心真有点喜欢这个女孩了。在季平的眼里，漂亮女孩浮躁的多，很难静下心来学点什么。像蒋薇这样既漂亮，又有思想又好学的女孩实在稀有。

该吃中饭的时候，蒋薇说：“今天中午，我要请客，要搞一个拜师仪式。拜了师，我找你学艺，就名正言顺了。”

“也行。我买单。”

“那哪行啊。心不诚还拜什么师。一切听我的。”蒋薇不容置疑地说，瞅了瞅季平，脸上浮现出一些羞涩：“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想，我也许会缠上你。没办法，这就叫缘分吧。”

“是吗？”季平怦然心动，他感觉到了蒋薇话里有话，可是无法辨别话里所指。

蒋薇选的吃饭地点也是梦缘。她说，拜师不能冷冷清清，得让朋友知道，不然就没意思了。她让季平先到餐馆号一张桌子，她要张罗几个朋友来。季平说：“你别叫夏青。”

蒋薇笑了笑，说：“夏青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还是叫她吧。我们之间没有秘密。她喜欢你，可是你不领情，她说你这人太固执。轻浮的男人多了，哪经得住我们团里的姑娘追？可你呢，连回旋余地都没有给夏青。我真的很敬佩你。不然，我只能对你敬而远之了。”

……

舞曲结束，人们散开，退到挨墙的沙发上。灯光随即明亮起来。季平急不可待地站起来，他想找到那个少妇，即使她不是蒋薇，季平也想把她看清楚。然而，季平绕着舞厅走了一圈，竟然没有见到她，她像从来没有在舞厅里存在过。

3

季平有点迷惘，甚至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。

季平没有心思再欣赏这里的音乐了，他离开舞厅到了楼下，却意外地看见那个像蒋薇的少妇正朝停车场走去。这个发现让季平又惊又喜，急步跟上去。停车场里没有灯，光线是从楼上洒下来的，很碎很暗。季平想赶到她前面，可是，那女人却疾走几步，慌乱地钻进了一辆白色的轿车里。她没有开亮车室里的灯。车子迅速启动，从季平身前冲刺般驶出了停车场。

季平惊魂未定地呆愣在那里，他想不清楚是自己把她吓得逃走，还是那个人就是蒋薇，她是故意躲避自己。

4

雨停了。虽然地还是湿的，但街上的人还是多起来。季平借着商店里投出来的灯光，翻了翻电话号码本，找到了夏青的手机号。电话接通了，夏青说：“我的大画家，你还想得起我啊！”

季平说：“蒋薇回来了，为什么要躲着我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看到她了。”

夏青那边顿了顿，说：“你在哪儿见到她？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见她在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上。”季平接着说出自己的位置，夏青说：“你附近有一家叫圣玛丽的茶室，在那等我。”

5

圣玛丽是一家很阔绰的茶室。季平找个清静雅间坐下来。他

心里疑窦重重。夏青没有说蒋薇在桃城，也没有说蒋薇不在桃城。季平也不能肯定，在舞厅里见到的那个人就是蒋薇，不过，却也不能否定。

夏青在闪烁其词。这让季平产生了许多想法。这些想法都与蒋薇有关，季平心里的某根弦被触动，眼睛霎时就雾蒙蒙地湿润了。

蒋薇拜师的事，歌舞团人都知道。没有人怀疑蒋薇拜师的诚意。因为歌舞团里的人都知道蒋薇除舞蹈之外，最大的嗜好就是画画。她拜师学艺，是情理之中的事，蒋薇主动接近季平，没有人太吃惊。

蒋薇给季平的印象是极好的，但是，季平很有自知之明地想，凭自己一介书生，是不可以对蒋薇产生非分之想的。季平在女孩面前，一向是非常自信的，但在蒋薇面前，这种自信却遭到了挑战。这种挑战，一方面来自蒋薇超凡脱俗的冷艳、孤傲；另一方面，却是因为蒋薇即使在美女如云的歌舞团里，也是令人瞩目的人物。许良在闲谈中，提到蒋薇时曾说，像蒋薇这样的女孩，从进团那天起就一直生活在老板的围追堵截里，迟早一天，她会像别的漂亮女孩一样，嫁一个有钱人。许良还说，团里不乏优秀的男人，可是都太了解团里的漂亮女孩子了，不想弄个头破血流，所以，都不吃“窝边草”。许良的话似乎是在提醒季平，不要被蒋薇的温情所迷惑。而事实上，季平很快就明白许良并没有夸大其词。

没过几天，歌舞团的院子里，多了一辆银灰的宝马豪华轿车。那辆车总在傍晚的时候，很张扬地摆在排练厅的门外。季平并没有在意，团里傍了大款的姑娘不止一个。可是，许良却诡谲地冲着季平说：“看见那辆宝马了吧？是省城郭老板的车。他对蒋薇可以说是如醉如痴，围追堵截。这次他找蒋薇，很有点志在必得的气势。秦团长有个愿望，就是带团出访欧洲，可团里经费

不能落实。郭山海承诺全团的出访费由他包揽。他这样慷慨，可谓用心良苦。我看蒋薇这次怕撑不住了。”

季平有些震惊，有些惆怅，甚至有些担心。仿佛郭老板要抢走的是自己的东西。季平说：“姓郭的追蒋薇有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少说也有半年了吧。蒋薇到北京进修之前，他就为蒋薇来过团里。传说，他还追到北京去了呢。蒋薇也许为了抬高身价，一直都不理他。你知道男人对容易上手的东西，总是不太当回事。蒋薇很聪明的，她懂得这个道理。”

“现在蒋薇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我不太清楚。大概是继续拿俏吧。反正蒋薇真要嫁给他，也不是喜欢他，是嫁给他的钱。而想娶蒋薇的大老板，不只一个郭山海，所以，急的是郭山海，不是蒋薇。蒋薇欲擒故纵吊郭山海的胃口，郭山海还得忍着。只是时机成熟了，郭山海还是能把想要的果子给摘了。”

“蒋薇真会为了钱跟了郭山海？”季平有点不愿相信。

许良摇摇头，说：“你太不了解现在的女人了。她们越来越势利了，不相信爱情，只相信钱。为钱嫁人的漂亮女孩这几年我见得多了。”

季平沉默了。因为谈得来，季平几乎把蒋薇当做知己了。现在，季平却陡然明白，自己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蒋薇。他想不清楚，蒋薇始终不买郭山海的账，究竟是为了抬高身价吊其胃口呢，还是心灵圣洁“视钱财为粪土”。

季平在歌舞团的排练厅里，见到过那个叫郭山海的男人。那天下午，季平见到郭山海的宝马轿车停在排练厅外面，料到郭山海来了，想看一看他的庐山真面目，就进了排练厅。舞蹈演员在练一段集体舞蹈，穿着白色练功服的蒋薇在领舞。季平看见挨墙的地方，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穿蓝西服的四十多岁的男人，他翘着二郎腿，吸着烟，睛眼聚光灯一样追逐着蒋薇的身影，他旁边